

郭注莊子

五

服部文庫

イ 17

2043

5





莊子南華真經卷五

郭象注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均於不為而自化也萬物雖多其治一

也一以自得為治人卒雖眾其主君也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君原

於德而成於天以德為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故曰

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任自然之運動以道

觀言而天下之君正無為者自然為君非邪也以道觀分而君

臣之義明

各當其分則無為位上有為位下也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

官治

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

以道泛觀而萬物之應備

無為也則

天下各以其無為應之

故通於天地者德也

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

行

於萬物者道也

道不塞其所由則萬物自得其所

上治人者事也

使人人自得其事

能有所藝者技也

技者萬物之末用也

技兼於事

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夫本末之相兼

猶手臂之相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俱暢

故曰古之畜天下

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

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一無為而羣理

都舉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

不可以不刳心焉

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

無為為之之

謂天

不為此為而此為自為乃天道

無為言之之謂德

不為此言而此言自

言乃真德

愛人利物之謂仁

此任其性命之情也

不同同之之謂

大

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

行不崖異之謂寬

女同彼我

則萬物自容故有餘

有萬不同之謂富

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

故執德

之謂紀

德者人之綱要

德成之謂立

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

循於道

之謂備

夫道非偏物也

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內自得也

君子明

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

心大故事無不容也

沛乎

其為萬物逝也

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

若然者藏金於山

藏珠於淵

不貴難得之物

不利貨財

乃能忘我

不近貴富

自來寄耳心

不樂壽不哀夭

所謂

不榮通不醜窮

忘壽夭於胸中

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

皆委之萬

物也

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

忽然不覺榮之在身

顯則明

不顯則默

而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蛻然無所在也

夫子曰夫道淵乎

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

聲由寂彰

故金

石有聲不考不鳴

因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

萬物孰能定之

應感無方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

任素而往耳非好通於事

也

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本立而知不逆

故其德廣

在素通神

而德彌廣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

物採之而後出耳非先物而唱也

故形

非道不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

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

謂王德之人

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萬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

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

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

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有闇昧而不和也

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

窮其原而後能物物

神之又神而能

精焉

極至順而後能盡妙

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

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皆

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

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此寄明得真之所由使知索之而不

得言用知不足以得真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

不得也聰明喫詬失真愈遠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

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即真也堯之師

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

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謂為

天吾藉王倪以要之欲因其師以要而使之許由曰殆哉及

乎天下也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

其性過人聰敏過人則使人跛之屢傷於人也而又乃以人受天

以求復其自然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夫過生於聰知

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與之配天乎彼且

乘人而無天若與之天下彼且遂使後世在知而失真方且本身而異

形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同斯方迹也將遂使後世由已以制物則萬物幸矣方

且尊知而火馳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也方且為緒

使將興後世方且為物絃將遂使後世方且四顧

而物應將遂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工務方且應衆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

善而利仁以方且與物化將遂使後世與物相逐而不能自得於內而

未始有恒此皆盡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恒夫

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其事類可得而祖效可以為

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眾父父者所以迹也治亂之率也

言非但治乃為亂率北面之禍也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之迹以禍之南

面之賊也田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堯觀乎華華封人曰

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

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

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

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

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物皆

得所而志定也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寄之天下故無事也夫

聖人鶉居無意而期安也而穀食仰物而足鳥行而無彰率性而動

非常也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猖狂妄行而自蹈大方也天下無道

則修德就間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為不聞也故無為而無不為者非不聞也

千歲厭世去而上僊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

化故云厭世而上仙也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氣之散無不之三患莫

乘彼白雲

至于帝鄉

三患莫

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
 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
 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
 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
 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為諸侯、
 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
 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
 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
 落吾事、但俛乎耕而不顧、
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

無所載、仲尼不能問、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
 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
 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
 故、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已
 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而來、是以
 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恠也、莊
 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況後
 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
 聖而返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
 之言、不可以一塗讀、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歷、
 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焉、
 泰初有無、無有無、無有故、無所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
 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
 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
 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
 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管生於已生、以失其

自生哉、物得以生謂之德、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

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

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

之性、夫德形性命、因變立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

恒以不為、而自得之、同乃虛、虛乃大、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為、

有物而容養、合喙鳴、無心於言而自、喙鳴合與天

地為合、天地亦無、其合緝緝、若愚若昏、坐忘而自、

察以、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德玄而所、夫子問於老

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若相放、

強以不可

為可、不然為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言其

斯矯其性情也、易見、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

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援狙之便、自山林來、此言

皆失其、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

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眾、首趾猶始終也、無、有形

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言有形者善變、不、

並存也、故善治道者、不以故、其動止也、其死生也、

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此言動止死生盛衰

然而然、非其所用而、有治在人、不在乎、忘乎物、忘

然、故放之而自得也、

主自用

乎天其名爲忘已

天物皆忘非獨忘已復何所有哉

忘已之人是

之謂入於天

人之所不能忘者已也。已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

蔣閭菟見季徹曰魯君謂菟也曰請受教辭不獲

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

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

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

之怒臂以當車軌則必不勝任矣

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

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

且若是則其自爲

處危其觀臺

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觀也

多物將往將使物

本性之分而矯

投迹者衆

亢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

蔣閭菟

颺然驚曰菟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

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

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

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

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爲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

易悶然無迹復性自爲而不知

若然者豈兄堯舜

之教民溟滓然窮之哉

溟滓自貴之謂也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爲兄也

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也

子貢南

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槲、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蓋而不爲也、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純備

也、斯人欲修純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

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茲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廢學、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謂孔子也不知復有夫人、吾聞之夫

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

聖人

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

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

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

之心、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假修若

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

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

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

之謂風波之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

醉於季咸也、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

之術者也、以其背今向古、修為世識其一、不知其

二、徒識修古抱灌之朴、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

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

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此真渾沌也、故與世

同波、而不自失、則雖游於世俗、且渾沌氏之術、予

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在彼為彼、在此為此、渾沌玄

耳、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

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

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
 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
 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
 情事、而行其所為、皆因而而任之行言自為而天下化、使
為之則不化也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
 治、言其指麾顧盼而民各至其性也、任其自為故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
 無思、行無慮、率自然耳不藏是非美惡、無是非於胸中、而任之天下
 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為安、無自私之懷也
 怙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

謂作

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
 所從、此謂德人之容、德者神人迹也、故曰容願聞神人、願聞所以
 迹、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乘光者乃無光此謂照曠、無我而任
物空虛無所懷者、非闇塞也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情盡
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情復而混冥無
 迹、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
 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
 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言一聖俱以亂故治
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是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赤張滿稽曰、天下均

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

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為計有虞氏

之德而推以為均哉、許無鬼之言是也、

有虞氏之藥瘍也、

天下皆患創亂、故求

虞氏

禿而施髡、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

色焦然、聖人羞之、

明治天下者、非以為榮

至德之世、不尚賢、

賢當其位、非尚之也、

不使能、

能者自為、非使之也、

上如標枝、

出物上而不自高也

民如野鹿、

放而自得也

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

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

率性

自然、非由知也、

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

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

是故

行而無迹、

王能任其自行、故無迹也、

事而無傳、

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

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

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

其必然邪、

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

世俗之所

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

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言俗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

俗不謂之諛、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

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有背俗而用我哉、

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

已諛人、則怫然作色、

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道諛、則作色不受、

而終

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

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

合譬飾辭聚

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夫合譬飾辭，應受道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

以此聚衆，亦為從俗者，恒不見罪坐也。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

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

自謂衆人，愚之至也。

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

知其愚者，非大

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

者，終身不靈。

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

三人

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

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

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天下都惑，雖我有求，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

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

大聲不入於里耳。

非委巷之所尚也。

折楊皇

華，則嗑然而笑。

俗人得噴曲，則同聲動笑也。

是故高言不止於

衆人之心。

不以存懷。

至言不出，俗言勝也。

此天下所以未曾用聖而

常自用也。

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

各自信據，故而不知所之。

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

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

同不推誰其比憂？

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也，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

其似已也。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爲惡。及其爲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我無爲而天下自化。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

則鳩鴟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眈眈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此三者皆天所牽滯也。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具

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在其自為故雖大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 聖

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也 萬物

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

斯乃自得也

水靜則明燭鬚眉、

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

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

無不洞明、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至、

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為

故帝王聖人休焉、

未嘗動也

休則虛

虛則實、實者倫矣、

倫理也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不失其所以動

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夫無為也、則羣

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 無為則

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俞俞然從容自得之貌

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

尋其本皆在不為中

來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

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

素王之道也、

此皆無為之至也、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

以此退居而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

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此又其次也、故退則巢許之流、進則

伊望之倫也、夫無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為哉、故王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

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是故彌無為而靜，而聖；動而王，時行則行，時止則止，無為也而尊，自然為物，所尊奉。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美配天也。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

和者也。天地以無為為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所以均調天下，

與人和者也。夫順天所以應人也，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與人和者，謂

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天樂適則人樂足矣。莊子曰：吾

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戾。變而相繼，故曰鑿自鑿耳，非吾師之

疏本雜作離

暴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長於上

古而不為壽。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覆載天地，刻彫衆

形，而不為巧。巧者為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

足，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

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

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

雖殊無心一也。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常無

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

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通則叛。

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為哉天

樂而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

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

有餘者閒暇之謂也

有為

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

不足者汲汲然欲為物用也欲為物用故可得而臣

也及其為臣亦有餘也

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

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

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

則不主

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

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

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

上必無為而用天下

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無為之言不可不察也夫

用天下者亦有用之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今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

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事然

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為誰有為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

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

海內不自為也

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人臣之所司使答錄不得行其明斷

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

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無為矣天不

恒上之無為則用下下之無為則自用也

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所謂自爾帝王無為而

天下功。功自彼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

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同乎天地之無為也此乘天地，馳

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

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

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

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

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

動，然後從之者也。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

自舉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所以先者，本也。君

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

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

也。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天

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

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

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明夫尊卑先後

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

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但人倫所尚也。語道而非其序者，

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所以取道，是為有序也。

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天者自然也，自然既

明，則物得其道也。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也。仁

義已明，而分守次之。理適而不失其分也。分守已明，而形名

次之。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也。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無所復改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原省已明，而

是非次之。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

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未極於斯。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宐，

貴賤履位。言各當其才也。仁賢不肖襲情。各自行其所能之情。必分

其能。無相易業。必由其名。各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以此事上，以

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

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

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

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

而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

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

也。安能治人。治人者必順序。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

之具，非知治之道。治道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其先後之序耳。可

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

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寄此事於羣才，斯乃

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

不敖無告，無告者所謂窮民也。不廢窮民，恒加恩也。苦死者，嘉孺

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

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與天合德，則雖

出而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

施矣。此皆不為而自然也。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自嫌子天

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

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

地而已矣。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

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

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繕

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

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孔子曰：「

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

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

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也故寄

孔老以正之

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

夫至

仁者無愛而直前也

無私焉乃私也

世所謂無私者釋已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

愛已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

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

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

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

皆已自足

夫子亦放德而

行循道而趨已至矣

不待於兼愛也

又何偈偈乎揭仁義

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無由得之

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至事

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

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

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

言其不惜物也

而棄妹不仁也

無近恩故曰棄

生熟不盡於前

至足

故恒有餘

而積斂無崖

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立界畔也

老子漠然不

應不以其言樂意

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

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

自怪刺譏之心所以壞也

老子曰夫巧

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

脫過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

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隨物所名

苟有其實

人與之名而弗受

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

再受其殃

毀一譽若受

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服者容行之謂也斯所以再受其殃也不以毀譽自吾非以服有服有為為之則不能恒服士成綺鴈

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

然進趨不安之貌而日衝然衝出之貌而顙顙然高露發美之貌而口

闕然虺器之貌而狀義然踈跛自持之貌似繫馬而止也志在奔馳

動而持不能自舒放也發也機趣舍速也察而審明是非也知巧而

觀於泰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凡以為不信凡此

以為不信性命而蕩夫巧於見秦則拙於抱朴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亦

汝所行非毀譽皆非修身之道也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

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

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

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用世故不患其大也天下奮揅而

不與之偕靜而順之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任真而直往也極

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

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進道德也賓禮樂以情性為

也主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定於無為也世之所貴道者書

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

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

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其貴恒在

意言之表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

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

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得彼情唯忘言遺書者耳則知

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此絕學去尚之意也桓公

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

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

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

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

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

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

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

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

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此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古之人與其

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

夫。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

至焉

天運

天其運乎、不運而自行也地其處乎、不處而自止也日月其爭於

所乎、不爭所而自代謝也孰主張是、孰綱維是、皆自爾孰居無

事推而行是、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自行耳、

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

自止邪、自爾故不可知也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二者能相為各自爾也

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

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

披拂是、敢問何故、設問所以自爾之故巫咸詔曰、來吾語女、

天有六極五常、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

則無所稍問其故也、但當順之、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夫假學天性不可逆也、

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

此謂上皇、順其自爾故也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

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

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一體

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處下、府藏居內、皮毛

在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

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

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存

哉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

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

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

以言之

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矣

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

孝之言也

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

夫南行

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

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

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

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眾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

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

利澤施於萬世天下

莫知也

泯然常適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

失於江湖乃思濡沫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

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

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於身身猶

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

至富國財并焉

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

至願名譽并焉

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

是以道不渝

去華取實故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

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

默默乃不自得

不自得坐忘之謂也

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

後一作

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田此

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

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

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

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儉

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但當

順而不奪、則至樂全、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

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運轉無極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

常無窮。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也、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初

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

以日月之明。所謂用天之道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

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

阮。至樂之道、無不周也、塗郤守神。塞其兌也、以物為量、大制不割、其聲

揮綽。所謂闡諸其名高明。名當其實、則高明也、是故鬼神守其幽、

不離其所、日月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吾止之於有窮、常在極上、

住也、流之於無止。隨變而往也、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

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闔然恣使化去、儻然

立於四虛之道。弘故無篇之謂、倚於槁梧而吟。無所復為也、目

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

言

之知力各有

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

夫形充空

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

聲、意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也、調之以自然之命、

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

然故若混逐叢生、

混然無係、隨從而生、

林樂而無形、

至樂者適而已、

適在體中、故無別形、

布揮而不曳、

自布耳、

幽昏而無聲、

所謂至樂、動

於無方、

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

居於窈冥、

所謂寧極、

或謂之苑、或

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

隨物變也、

世疑之、稽於聖人、

明聖人應世、非唱也、

聖也者、達於情

而遂於命也、

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

此之謂天樂、

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

無言而心說、

心說在適不在言也、

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

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

惑也、

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

懼、失然、竦

崇耳、未大和也、

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

迹稍滅也、

卒之於惑、惑

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

孔

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

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

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嬰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為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

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心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槲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

度者應時而變者也

彼以為美而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

今取狻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狻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况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而不棄則醜人也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

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

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

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

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

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

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

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中無主而不止心中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外無正而不

行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已者也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

人不出

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

由外入者無志於

中聖人不隱

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由假學成然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

則無以藏

名公器也

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

不可多取

矯飾過實

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也

仁義先王之蘧廬也

猶傳舍也

止可以

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

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

也故游寄而過去則冥若無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偽生偽生而責多矣

古之至人

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隨時而變無常迹也

以遊逍遙之墟食

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

有為則非仁義

苟簡易養也

且從其簡故易養也

不貸無出也

不貸者不損已以為物也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遊而任之則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偽矣

以富為

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

能與人柄

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

之圖

操之則慄舍之則悲

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

而一無

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言其知進而不知止

則性命喪矣所以為戮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

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

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孔子見老

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穰眯目則天地西方易

位矣、蚊虻嗜膚、則通昔不寢矣、

外物加之雖小、夫而傷性已大也、

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尚之以加其性故亂、吾子使

天下無失其朴、

質全而仁義著

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

立矣、

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

又奚傑然若負建

鼓而求亡子者邪、

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揭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

自然各已足

黑白之

朴、不足以爲辯、

俱自然耳、無所偏尚、

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

夫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

濡以沫、

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

不若相忘於江湖、

斯乃忘仁而仁者也、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

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

成體、散而成章、

謂老聃能變化

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

言其

因御無方、自然已足、

予口張而不能嚮、予又何規老聃哉、子

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

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

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

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

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

瞽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若非之則強哭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殺降也言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親疏有降殺子生五月而能言教之速也不至乎孩而始誰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言也則人始有天矣不能同彼我則其競教速成也

不終其天年也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此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殺盜非殺盜自應死殺之人自順也故非殺人為種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是以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天下大駭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今之以女為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何言哉弊生於理故無所復言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必弊故也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憊於厲蠱之尾

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楚楚然立不安

子貢本謂

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今又見孔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

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好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

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

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

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

所以迹者真性

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

所出而迹豈履哉况今之人專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夫白鴟之

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

風而化鴟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類自為雌

雄故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

有遙感而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

壅故至人皆順而通之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雖化者無方而皆可也

失焉者無自而不可所在皆不可也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

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久矣夫丘不與化為

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

夫與化爲人者在其自化者也若繇六經以說

則疏也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莊子南華真經卷五

